



# 检修火车皮

郭润生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年考入太原铁路机械学校的铁路车辆专业中专生班,两年后毕业分配到太原北车辆段从事铁路货车检查维修工作,当了一名检车员。到如今,一晃40多年过去了,已经退休的我很是怀念当检车员时得到历练和成长的那段工作经历。

我所在的段属榆次西列检所,工作任务是给运行中的铁路货车进行检查维修,俗称“修火车皮的”。刚来到列检所实习时,我看到检车师傅们腰间系着插放检查维修工具的安全带,在线路上对到达和始发的货车进行检查作业。在作业中,师傅们用手逐辆触摸检查车轮轴箱并测出温度,用检车锤敲击车辆各部配件来判断货车故障,还要猫下腰在车底下钻进钻出查找货车故障,很是敬业,也很辛劳。与师傅们交谈得知,这种工作责任心强,还有夜班,并非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知此,我打起了退堂鼓,真有些后悔选择了这个专业。

正式上班了,带我的师傅叫闫慧珍。闫师傅检车技术过硬,干起修理的活儿来干脆利落,他对我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手把手地教,我也尽心尽力地学和练。一个多月后,我顺利地通

过了上岗考试,可以独立作业了。

那个年代,我省煤炭外销任务重,铁路货车运输非常繁忙。我所在的工班分为两个组作业,一个组检查维修到达和始发的货物列车10列以上,每作业一列车多则需要一个多小时,少则也需要半个小时。那个时候,杂型货车多,发生的故障也多,检车工作的确不轻松,尤其是更换闸瓦、调整制动行程活儿最多,也最累人。有时检修作业完毕后,返回待检室还没等身体歇缓过来,又有通知上线作业,还能遇到接着转线作业,不停歇地一列车接一列车地检修作业,上一个班下来人感觉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好在,我们这一批中专生大都是从农家出身,打小就干农家活练出个好身板,上班的这些苦和累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那个年代,我所在的列检所生活条件也很简陋。在一个不足半个足球场大的院子里,有前后两排平房,前排是待检室和更衣室,后排有会议室、更衣室、办公室、澡堂和锅炉房,另有一间伙食团靠着右围墙。待检室里的座椅是木条带靠背的长凳,更衣室的木柜多已破损,上着锁子只是个摆设而已。说是伙食团,却不供应烹制的饭

菜,只是雇了两个职工的家属负责把每个人自带的面粉用水和起,再擀成面条煮熟了,另外再给加热自带的菜肴,工友们的午餐和夜间餐就这么凑合着吃。

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列检所与现今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陆续改造和新建了列检所生活办公楼房,里面待检室、更衣室、单身宿舍、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等一应俱全。检查维修货车的软硬件设施中也大为改善,过去的杂型货车早已淘汰,滚动轴承取代了滑动轴承,远红外线探测替代了手摸轴承轴温,载重70吨以上的新型货车成为当今的主型货车,故障发生率大幅减少,使检车员的工作强度有所减轻。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5T货车检测系统逐步推广运用后,检车员坐在室内就能在电脑上检测到铁路上运行货车的故障,这是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给检车员带来的大好事。

我当检车员时爱好写作,经常给所里出黑板报,还把所里的好人好事写成稿件投给报社。这些情况被段领导知道后,于1984年末将我调入段机关从事文字工作。至此,我告别工作5年多的检车员岗位,离开了亲如兄弟的工友们。

## 古城旧事 “顶箩面”

乔 兵

说起“顶箩面”,许多人可能不知就里,连面粉厂的年轻职工也很少听过这几个字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太原市粮食加工企业职工少有的“特殊福利”,足以让他们自豪不已。

那个年代,省城城镇居民实行凭粮票和购粮本定量供应,粗粮多,细粮少,细粮就是指白面。细粮仅占到粮食供应的35%。市区的面粉厂只有面粉一厂、二厂和东岗粮库面粉车间,面粉厂和面粉车间不仅要生产白面,还要生产高粱面、玉米面,玉米面分粗玉米面和细玉米面两个品种,这样就需要车间根据市场供应粮食品种调整生产工艺。

调整生产工艺不仅调整磨辊间距,还要调整筛子的规格,每种面粉的粗细度不一样,就要求不同粗细度的筛子。职工把原来的筛子拆下来,再钉上新生产面粉需求的筛子,组装好调试好,就可以生产新的面粉品种了。

刚刚调试好的机器,还不能生产出合格的新品种面粉,还需要一段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磨子和输送管道中的“旧”面粉顶出来。“旧”面粉在机器及输送管道里,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如原生产玉米面改生产白面时,就要把小麦磨出的白面,通过不断的生产,把磨粉设备里的玉米面一直“顶”出来,直到产出的小麦面粉完全没有玉米面为止。

白面顶出玉米面(高粱面)后,顶出的面粉就是白面玉米面的混合面,说玉米面里面还有白面,说白面里面还有玉米面,行业内就叫“顶箩面”。这种面粉的处理就成了难题,按白面销售就要收细粮票,市民不干;算粗粮销售,收粗粮票,又不够大面积供应,于是主要照顾了集体伙食单位。有时面粉加工企业向上级请示,经批准后,春节、国庆时“顶箩面”按粗粮卖给职工,算是给职工谋了一项福利。

父亲当时在东岗粮库工作,粮库就有个磨粉车间,那个车间产量不大,以生产玉米面、高粱面为主,遇上过年面粉供应增加白面时,粮库车间就要调整工艺生产白面,就会有“顶箩面”。无论是玉米面或高粱面的“顶箩面”,都按粗粮处理,过年时按粗粮每个职工可凭粗粮票购买一袋“顶箩面”,职工们也感到很很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粮食供应越来越充足,白面供应量越来越大,粗粮需求量越来越小,面粉一厂、二厂已全年专门生产白面,仍供不应求。“顶箩面”也悄然退出了面粉加工企业,职工自然也没有了“顶箩面”的福利,其实白面供应逐渐充足,已没人再稀罕“顶箩面”了。

## 岁月留痕

### 砌火炉

薛金升

过去,北方冬季取暖,如果家中没有暖气,就要生火炉子。生了火炉子,既可取暖,又可做饭,一举两得。

我当工人时是铸造车间的炉工,既操作过耗费电力的工频炉,也操作过燃烧焦炭的冲天炉。虽说市场上能买到家用的铸铁炉子,但作为一个炉工,我还是想在家中砌一个既省煤又好用且热效率高的火炉子。

首先要备料,我买了炉圈、炉口和炉箅,准备了砖头和黄土。为能控制通风,减少污染,我找人做了个钢制能够推拉的风门,又找人用镀锌铁皮做了个盛炉灰的抽屉。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闭门造炉。当过工人,动手能力比一般人要强些。没有图纸,全凭着自己的想象一砖一砖地砌。我谨记一条道理,炉膛一定要砌成下大上小的喇叭形,只有这样,煤糕才能在里面充分燃烧。我那能推拉的风门算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创新,捅炉火时,关上风门,灰尘落进下面的抽屉,不会四处飞扬。想要火旺时,大开风门;想要火小时,关小风门。特别是晚上,为不让煤过早燃尽,上面盖上炉盖,风门开得很小,第二天早上打开炉盖和风门,炉火不会熄灭,很快就旺旺地着了起来。炉灰满了,拉出抽屉就可倒掉。放在炉子上的壶水总是热的,倒出来正好洗漱。炉圈有大小三四个,做饭时根据锅的大小随意增减。火口距炉圈有一个空间,里面正好可以烤红薯。那时在乡下,红薯不是稀罕物,随手往里面放上几个,几乎每天都能吃到又香又甜的烤红薯。

我那炉子设计还有一个小机关,是每边留有一个供烘烤的小窑,可烤干馍及饼子。如果把生大米加上水置于窑内,关上窑门,两三个小时也能焖熟。冬天家里有个火炉,脏是脏一些,也麻烦一些,但它除了取暖,还能给我们带来口腹之欢。

如今,待在暖气屋里,还真怀念家中的火炉,想起了它,身心就有了暖暖的感觉。

## 乡土记忆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时令一进入冬天,萝卜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常客。凉拌、爆炒、煎炸、炖汤,其貌不扬的萝卜只要到了母亲手里,一定能变出不同的花样美味来。

我家餐桌上的萝卜来自于自家菜地里,从播种到收获,都是父母亲力亲为。因此,我家的萝卜吃起来总感觉格外清甜,既有家的味道,又有爱的味道。

小时候的冬日早晨,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糁粥,再夹上几筷头凉拌萝卜丝在粥上面,然后迎着朝阳,蹲在门前的土堆上,一口饭、一口萝卜丝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一碗饭下了肚,浑身也跟着热乎起来。

母亲做的凉拌萝卜丝不仅颜值高,而且吃起来又脆又爽口。她不像邻家的婶婶们那样把萝卜切丝后,直接拿来凉拌。她先是把切好的萝卜丝用盐腌上一会儿,然后把腌出来的水滗掉,接着放几片蒜、少许红辣椒碎和香菜,再佐以白糖、醋和

### 冬日萝卜滋味长

秦继芳

香油,搅拌均匀,一盘色、香、味俱佳的凉拌萝卜丝就端上了餐桌。

萝卜咸食也是母亲经常做的一种美食。她把萝卜切丝,加入适量的面粉、鸡蛋、盐、葱姜碎和水,然后用筷子搅成稠糊状,再挑起一块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色捞出来。萝卜咸食最大的特点就是香醇诱人、外焦里软,让人一尝就唇齿留香,作为冬闲时的零食是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说季节有味道,那么我家的冬天无疑就是萝卜味儿的。酱萝卜、萝卜丸子、萝卜饺子、萝卜干炖肉……母亲总能把一个个萝卜变换出无数种美食来,在我们味蕾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感觉到生活因为一个萝卜竟是如此的多滋多味,感觉到冬天因为母爱竟是如此的温暖熨帖。

尤其是数九隆冬,母亲会时不时地炖上一锅羊肉萝卜汤或是萝卜大骨汤来为一家老小驱寒送暖。记得我上初三那年的冬天,一天放学后,我被留下来参加一个作文竞赛,等我走出考场时,天色已近

黄昏,北风呼呼地吹着,天空中飘起了小雪花。我看着昏暗的夜空,想着母亲定是做了好吃的等我回家,就一路小跑朝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冬夜的村庄一片沉寂。各家的大门都早早地上了门闩,只有门缝里露出来的灯光无声地守候着走夜路的人。快到我儿时,我闻到了一股萝卜炖羊肉的香味,就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我推开院门的同时,母亲听见了狗吠声,也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她赶紧把我迎到灶间的火炉旁落座,接着盛了满满一碗萝卜炖羊肉。我接过碗的一瞬间,身上的寒气顿时一扫而光。屋外,雪花纷飞;屋内,热气氤氲,盈满了萝卜的肥香味儿。

后来,那个萝卜飘香的冬夜,竟温暖了我无数个人生的冬天。“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即使身处茫茫冬夜,只要一想到寒夜里等我回家的母亲,想到母亲炖的萝卜汤,即使再大的风雪,也阻挡不了我前行的脚步。

### 山村里飞出的歌声

王之保

育事业的高贵品格。

有一次陈老师病了,他征求我的意见,让我教学生唱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活跃学生生活,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将歌词抄写在一张大牛皮纸上,教唱时钉在黑板上。那时孩子们不识歌谱,只是口对口一句句教唱。孩子们学唱十分认真,不几天就学会了。之后,又学会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孩子们亲切地称我王老师,我从内心感受到当一名教师的光荣与责任。

陈老师50多岁了,是外乡人,老伴照顾他和学生的生活。他在我村当老师,已经十来年了。陈老师教学认真细心,十分

严肃。他说,自己没有音乐细胞,不会唱歌,有时高兴起来只能哼两句山歌小调。自我教孩子们唱歌后,他看到孩子们唱歌时兴奋愉悦的情景,也十分开心,时时和孩子们一起学唱。他希望我把学到的新歌教给学生,既能锻炼自己,又让学生们开心,可谓两全其美。

陈老师诚心地对我说,他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希望我毕业后回乡当老师,接他的班。我说:“行!咱从小在山村长大,就把全部智慧奉献给山村吧。”

一年后我正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们的行动口号是“服从分配,到山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